蜀山劍俠傳/2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五回　繡谷雙飛 示靈機 喜得天孫錦　江皋獨步 急友難 驚逢海嶠仙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朱文、申若蘭打開錦囊一看，纔知原來那女仙名叫倪芳賢，竟是極樂真人未成道時的表姊。二人幼時青梅竹馬，相戀多年，因爲中表之嫌，未得如願。中經好些波折和一場大亂，等到劫後相逢，真人已另婚名門。不久看破世緣，夫妻同修，已經將證仙業。極樂真人對於芳賢，舊情還在，便將她度去，一同修煉。修道人雖無燕婉之私，情愛反更深厚。此時芳賢學道不久，猶有兒女之見。祇因身是庶出，爲俗禮所拘，未成連理，又見真人已經娶妻，芳心不無幽怨。雖蒙度上仙山，超脫死孽，初去時，見真人夫妻情厚，每疑真人心有偏私，對於自己祇是故劍難忘，餘情未斷，並非真相愛好。雖感真人之妻五福仙子孫詢仁厚溫淑，相待甚優，心仍介介，不能去懷。真人以前對她本是情有獨鍾，但因彼時尚未出家，身是獨子，不能不以嗣續爲重。而李夫人孫詢，又是憐才念切，一見傾心，排除萬難，誓相追隨，不忍辜負，雖然閨房靜好，但對於兒時愛侶並未忘情。劫後重逢，又見她仙骨珊珊，夙根甚厚，比前更愛重。無如女子善懷，道基未固，修士不比凡人，修爲之際，除卻清談永夜，把袂雲遊而外，溫存之時甚少。一個是未同衾枕的愛友，一個是仙凡與共的患難恩愛夫妻，心中雖無甲乙，形迹上難免有了不同之處。芳賢始而由疑生妒，心中怏怏，終至負氣出走。真人夫婦苦尋不見。

隔了數十年，真人得到一部天書，夫婦二人不久全都修煉到天仙一流人物。祇爲真人不願轉劫受苦，又以愛妻根骨功力較差，所煉元嬰尚須多年功候始可成就，便把本身法體

留在雄獅嶺長春崖無憂洞，陪伴李夫人修煉；自以所煉元嬰化成個道裝幼童，遊戲人間。彼時真人法力之高已不可思議，在散仙中最負盛名，各派妖邪聞風喪膽。芳賢也被一女仙度去，法力雖高，但以所學不是玄門正宗，學道年久，深悔以前不該負氣，但又羞於重返故居。乃師坐化以後，因其容貌美豔，時受羣邪欺凌，苦不可言。真人先因她負氣遠避，又知所習雖是旁門，法力頗高，算出早晚還要聚首，時機未至，決難相見，也就聽之。得信連忙趕去，芳賢正在危急之中，救星天降。深知真人始終情重，雖爲之感動，但是心高氣傲，積習未盡，仍然不好意思回去。真人知她心意，特地就她，在仙霞嶺花雲崖舊居，另外開一石洞，並留當地十年，傳以上乘道法，方始別去。行時說道：「你照我所傳修煉，祇一甲子，便可將元嬰煉成，天仙可期了。」真人去後，芳賢內功外行同時修積，功力大進，不久便成了散仙中有名人物。近百年來又將谷口封閉，獨在其中靜養，除真人和幾個同道至交偶然來訪外，輕易不與外人相見。

上月嵩山二老忽然來訪，說起本年各正派長老均接休寧島八十六位地仙請柬，往赴羣仙勝會，各以全力助其避免天劫。無如目前妖邪猖狂，各派後起門人大都修道年淺，本就難於應付。新近又有一個最厲害的人物，妄動無明，出頭作對，雖以法力高強自負，不與羣邪一黨，但是此人最爲難敵。所煉情網慾絲和所設魔陣尤爲厲害，一被暗算，輕則爲魔法所迷，失去元陰，被他收到門下，成了魔宮侍者；重則慾火燒身，形消神滅。現在此老聲言專與峨眉弟子作對，要攝取十幾個男女弟子，前往魔宮試法泄忿。朱文便在首列，此行如被擒去，萬分危險。二老本欲出手相助，一則休寧島之約不能不赴，無暇分身，二則平生嫉惡，又不喜這樣矯情的人，一見定必成仇，對方惱羞成怒，事更鬧大。妙一真人又極力勸阻說：「對方雖是魔教，志行還好，祇爲心高尚氣，一時誤會。如能就此度化，乃是一件極大功德；還可就此試驗門人的道力，使有增進。恩師長眉真人早有仙示，決可無害。」朱梅因朱文乃前生好友，祇爲一時惡作劇，累她轉劫。今生又是好友門下，前在成都相見，已答應她逢難必援，不容坐視。所以雖知無害，仍將二老月兒島火海中所得朱環和兩粒靈丹，託芳賢等二女路過時，引來轉交，以免朱文困入魔宮，受那魔火焚身、金刀刺體之苦。順便爲若蘭也解去一劫。錦囊後面並寫：「芳賢功行不久圓滿。尸毗老人魔法神妙，最重恩怨，人如無故犯他，定必尋仇不止。錦囊之言，前途不可再提。魔火、金刀雖極厲害，有此二寶防身，所見全是幻象，不會真的受傷。再有芳賢所贈仙衣，更可無礙。」對於若蘭前途之事，除所贈兩粒靈丹用法外，別的未提。

朱文雖不知尸毗老人來歷，聽那口氣，料不尋常。心想：「下山前，仙府火宅嚴關何等神奇厲害，我尚無害，區區邪魔，豈能害我？」當時看完錦囊，雖喫一驚，不久也自放開。二女回顧來路，仙雲雜沓，已經潮涌而來，前邊出口卻是香光如海，並無異狀，知

道主人催走。同時一片銀光過去，錦囊也自化去。略一商量，便往前飛，那條山谷長纔七八里，轉眼飛過。身後彩雲也尾隨湧來。剛一出口，猛聽隱隱雷鳴之聲響過，再看後面，已成了一座禿崖童山。謹記錦囊之言，不敢多說，同往括蒼山飛去。快要到達，遙望承露峰上崖洞前面，敵我雙方鬥法正急。何玫、崔綺已被四個妖人用邪法困住，在一團灰白色妖霧之中左衝右突。另一妖婦，手持一面妖幡向二女連晃，由旗上飛起兩條赤身男女魔鬼，各在一片粉紅色淡光環繞之下，想朝霧中二女擁去。被李厚發出兩環相連的綠光，將魔鬼雙雙攔腰套住，不令近前。妖婦勢頗激怒，口中大喝：「你們速急降順，免遭慘死。」隨說着話，又由手上發出一幢烈火，將李厚罩住。李厚雖用法寶防護，但非其敵，神情狼狽已極。妖婦又在連聲喝罵：「賤婢不降，由她送死！你如隨我回山快活，便可免死。」李厚也是咬牙切齒，厲聲大罵：「無恥淫賤妖婦！我今日寧死不降，由你便了。」

若蘭隔老遠便看出李厚爲救何、崔二同門，竟然捨身犯險，不由心生憐愛。又見崔、何二女尚還無妨，李厚卻是危急萬分，立催遁光朝李厚飛去，先發出飛劍去斬妖婦。同時取出初下山時所得法寶，待要施爲，還未出手，忽聽李厚急叫道：「此是九烈老怪所煉陰陽兩形幡，不要近前，免爲邪法暗算。」話未說完，若蘭手中白龍鉤已化作兩道白虹，交尾飛出，朝妖婦攔腰絞去。妖婦一聲冷笑，身形一閃，倏地化出十七八個同樣幻影，滿空飛舞，一任寶鉤、飛劍往來追殺，老是隨滅隨生，閃避不停。每一妖婦手上均有一面妖幡，連連晃動，始終不知真身所在。若蘭出身旁門，原知厲害，一見妖婦化身神妙，變幻異常，恐分心神，遭其暗算。耳聽李厚大聲疾呼，似令取寶防身，也未聽清，百忙中一指腰間寶囊，前在峨眉所得七修仙劍之一的青靈劍，剛化成一片青霞罩向身上，又聽李厚驚呼：「蘭妹！」鼻端猛聞到一股異香，心神微微一蕩。同時瞥見李厚護身寶光已被妖火煉化殆盡，祇剩薄薄一層附在身上，滿臉俱是痛苦之容，將口連張，似已力竭失聲，危機一瞬。一時情急，不顧追殺妖婦，連人帶寶齊往火中衝去，想救李厚出險再說。猛又覺出腦後陰風鬼叫，百忙中回頭一看，妖婦幻影一齊不見，真身手持妖幡，指定自己，幡前兩個赤身男女魔鬼張牙舞爪，正由後面撲來。全身已被妖幡上面大蓬粉紅色的邪煙裹定，如非劍光護身，早被邪法將魂攝去，遭了毒手。就這樣，心旌搖搖，情思昏昏，仍是不能自制。方料不妙，猛聽驚天價兩聲霹靂，隨同兩點豆大紫光當空爆炸，震得山搖地動，石破沙飛，同時眼前金光奇亮。還未看真，一道形如蜈蚣的赤紅精光，直朝妖婦電掣飛去。這原是轉眼間事，雷聲震處，妖煙邪霧連那妖幡鬼形全被震散，消滅無蹤。

妖婦似知不妙，一聲驚呼，化作一道粉紅色的煙光，剛剛飛起想逃，旁邊又是數十丈一

道金霞飛將過來，恰將妖煙罩住。緊跟着一點紫色金光朝前打去，當空爆散，一聲慘嗥過處，滿空雷火星飛，紅光宛如雨箭，紛紛迸射，妖煙不見，祇剩妖婦殘屍隨同血雨下墜。剛看出那是朱文的天遁鏡和七修劍中的赤蘇劍，先後三點紫光乃是聖姑伽因留賜的乾天一元霹靂子，李厚人已昏迷欲倒。若蘭按定心神，勉強落向崖上，朝李厚身前趕去。見邪法雖破，人已昏死在地，爲妖火所傷，周身是泡。心方一酸，忽聽朱文喝道：「蘭妹怎忘來時之言，靈丹何不取出？」一句話，猛然警覺，忙將女仙倪芳賢代賜的靈丹取出，塞了一丸在李厚口內。朱文原因到時發現雙方惡鬥，因與李厚初見，又非本門師兄弟，雖然料是若蘭所說情孽，並未在意。一見何、崔二女爲四妖人所困，又急又怒，左手天遁鏡發出百丈金霞，跟着又是兩粒霹靂子。先聽若蘭說妖黨太兇，爲防一擊不中，被其逃走，直到飛近方使全力下手。那團邪霧先被震散，解了二女的危。四妖人有兩個被霹靂子震成粉碎；一個身受重傷，剛要逃走，喫何、崔二女飛劍趕上，祇一絞，便即殺死；祇有一個喫神雷炸斷一腿，再被崔綺用新得王母剪，連另一腿一齊剪斷，成了半截人，總算見機，逃遁得快，拼捨獨腿，就勢化成一溜黑煙，衝空遁去。朱文百忙中側顧若蘭，爲妖婦邪法所制，一時情急，將赤蘇劍先發出去，天遁鏡光再一側，便將妖婦罩定。意猶不足，揚手又是一粒霹靂子，將妖婦連形神震成粉碎。總共纔逃掉半個妖人。

朱文自覺近來功力大進，自是得意。及見若蘭被自己提醒以後，已取一粒靈丹塞向李厚口中，另一粒也想送掉，滿臉惶急關心之狀，臉上更是春生玉靨，星眼微餳，隱蘊情思。忙趕過去，將天遁鏡寶光照向她的身上，隨手將一粒靈丹奪去，大喝：「蘭妹，你爲邪法所迷，還不清醒，想要如何？」隨將靈丹塞向她的口中。若蘭雖中邪毒，因妖幡已破，本身又頗有功力，本祇一時昏迷，再被朱文用寶鏡一照，立時省悟過來。服藥以後，覺着滿口異香，遍體清涼，精神一振，立時復原，想起方纔中邪情景，好生慚愧。見李厚倒臥地上，雙目微睜，人尚委頓，不能起立，心雖覺他可憐，也不好意思過去扶起。何、崔二女因自己如非李厚在妖人尋來以前再四警告，到時又犯險相助，幾遭毒手，心生感激。知道若蘭面嫩，恐朱文說她，不敢將其扶往洞中，同聲笑道：「今日妖人厲害，妖婦尤爲狠毒淫兇，多虧李道友捨命相助，纔得免難。如今又受重傷，後洞卑溼，常年風吹雨打，如何調養？我們已看出此人雖是情癡，心地不惡，近又立誓改邪歸正。這等外人，我們遇上尚且援手，況是蘭妹故人，我們將他扶向洞中去吧。」說着二女同上前去，各用遁光托起李厚，往洞內走進。

朱文故意後走，暗用傳聲告知若蘭道：「蘭妹此後須要留意，雖然對方肯聽你話，到底小心爲好。越是這樣，越易糾纏。一旦陷入情網，毀卻仙業，就來不及了。秦家二姊有大方真人乙老前輩始終全力維護，將來能否超劫成道，尚不可知，你有何人可恃呢？」

若蘭聞言，臉上一紅，低語道：「文姊說得極對。我們走吧。祇等文姊將來爲他引進，我不想再和他見面了。」隨聽何、崔二女在洞內連呼：「朱文姊，怎不進來？」朱文且應且笑道：「蘭妹你又迂了，祇要自己拿定主意，相見何妨？一着痕跡，反而不美。並且我只看出此人心志尚還堅定，不知他的功力根基如何？何、崔二師妹和你移居在此，我尚初來，也無過門不入之理。」隨拉若蘭往裏走進，同到洞中一看，李厚人已回生，身上燒焦之處尚未復原。本在閉目養神，一聽衆人說笑之聲，一時睜眼望着若蘭，面上立轉喜容。朱文知他傷痛未止，又見人頗英俊，相貌也似忠厚，何、崔二女再從旁一說好話，不由心腸便軟。把身帶靈丹取了兩粒出來，方要取水調治，李厚已在榻上欠身說道：「妖婦袁三娘所煉陰火最是厲害，一被罩住，火毒立時攻心慘死。雖然拼毀一件法寶，未使上身，但那火勢十分猛烈，先已火炙難受，後來防身法寶又被煉化十之八九，再也支持不住。恩人祇要緩下手一步，護身寶光一滅，全身立成灰燼，至多逃脫一個殘魂。本來受傷還不致這樣厲害，祇爲恩人所發神雷威力太大，力盡神疲之際未能飛走，致被殘餘火星射中了好幾處，痛極昏倒。昏迷中自料必死，正忍奇痛，運用玄功，想將元神遁出，誰知靈丹入口，立時通體清涼，心中火熱全解。此時祇身外幾處燒傷雖還有點痛處，並不妨事。據我推測，至多一個時辰，必可復原。這兩粒靈丹，當是峨眉仙府奇珍，用去可惜。如蒙惠賜，留待異日應急之用，卻是感恩不盡。」

朱文見他欠身說話，似甚負痛，一面令其安臥，一面答道：「此是紫雲丹，乃紫雲宮齊、秦、週三位師姊採取宮中所產靈藥仙草煉成。前月方始煉成，分送男女同門，有的人還未得到。雖能起死回生，專治各種傷毒，但非本門大小靈丹可比。你當是與先前所服靈丹一樣麼？此丹我身邊帶有甚多，無須珍惜。先用兩粒化水，便可治好火傷。你如要時，我再送你幾粒無妨。」李厚聞言大喜，隨問恩人姓名。崔綺見若蘭目注李厚，雖未開口，但是脈脈含情，似甚關切，接口笑道：「這位便是我們師姊女神童朱文，身帶天遁鏡、赤蘇劍，更有好些霹靂子，異派妖邪遇上她，便無倖免。方纔妖人何等厲害，她一到，便被消滅，你又不是沒有看見。我們都是至好姊妹，你與蘭妹舊交，今且又爲我們犯險，幾乎送命，此後祇要性行堅定，力求正道，決不當你外人，無須說甚感恩客氣的話，可以姊妹弟兄稱呼。等有機緣，爲你引進，從此轉禍爲福，豈不是好？」李厚聞言大喜，立答：「既蒙諸位姊姊不棄，小弟感謝，遵命就是。」何玫已將泉水取來，朱文將靈丹用水化開，再施仙法，將手一指，便化成一片銀霧，籠罩李厚全身，轉眼進入體內，身體傷痛立止。跟着，焦處結疤脫去少許皮膚，人便復原下地，重向衆人拜謝。朱文性剛口快，笑道：「先前崔師妹已經和你說過，爲何還要多禮？」

李厚起身，慨然說道：「小弟並非客套，祇爲耿耿私心，可矢天日，無如蘭妹因我以前

投身左道，一任說得舌敝脣焦，始終不肯見信，避我如仇。難得今日許我登門，又值朱姊姊駕臨，正好表明心跡。我也深知雙方本是情孽，難以化解，臨機稍一疏忽，便要誤人誤己，妨害蘭妹仙業。但我也是歷劫一生，修道多年，並非不知利害輕重。何況此時見嫉羣邪，到處仇敵，已經窮無所歸，除非投身正教，早晚死於妖邪之手，連元神也保不住。我又算出蘭妹還有一場劫難，非我不解。她偏對我顧忌太甚，空自憂急，無計追隨。即以今日之事而論，蘭妹如與狹路相逢，定必不免傷害，事後想起尚自心寒。我蒙諸位姊姊見容，將來代爲引進，實是存亡剝復之機，如何敢有絲毫異念？爲此當面言明，上矢天日。祇求蘭妹勿再見疑，平日容我來此相見；如出行道，在我未拜仙師之前，許我相隨。休說有甚歪心，稍有忤犯，便甘受飛劍之誅，死膺滅神之禍。祇等諸位姊姊深恩援引，得歸正教，便即辭別，不俟道成，決不再見。不知蘭妹心意如何？」

朱文早看出若蘭芳心已受感動，見她聞言望着自己沉吟未答，便笑道：「蘭妹，人問你話，怎不開口？我們修道人祇要心志堅定，本無所用其嫌疑。你沒見嚴師兄和輕雲姊姊不是常在一起麼？爲了所居相隔太遠，屢次相見，至少也要聚上十天半月。紫雲宮還好，嚴師兄的洞府共祇前後兩間石室，二人同居洞內，時常同出同進，形影不離，從未聽人笑他們，他們也居之不疑，純正自然。既是生前至交，又經過許多危難波折，祇要互相愛重，心地光明，有甚相干？如若胸有成見，矜持着相，一旦有事，魔頭立即乘機而入，反而不美。人非太上，本難忘情。掌教師尊和乙、白、淩諸老前輩，也都是神仙眷屬，合籍雙修，前生受盡顛連危害，始有今日，問起來，還不是爲了一個情字？我未來時，初意李道友曾在旁門多年，人尚難料，意欲見面，相機爲你解脫。不料事出意外，照我此時觀察，他爲愛你太深，即便出於強制，也未必背叛盟約。你這樣有意矜持，卻不是甚好兆頭。能如秦家大姊和淩雲鳳師妹那樣，故作無情，強壓情感，仗着功力尚高，向道心誠，尚是幸事；否則，我真替你擔心呢。」若蘭聞言，不禁心驚。

朱文又轉對李厚正色說道：「我這蘭妹，人最和婉溫柔。你既對她一往情深，始終愛護，就應知她根骨在衆同門中不是最高，全仗一時機緣，始有今日。這等仙緣，曠世難遇。何況你又適纔當衆盟誓，想必洞明利害。以後她仙業成敗，全在你的身上。萬一驟遇強敵，致迷心志，雖然情非得已，不是本心，卻也不容你推諉呢。」李厚慨然答道：「那個自然。萬一不幸，必先自殺，決不使其兩誤。今日劫後餘生，已如大夢初覺。又早看出蘭妹近日似受感動，爲免累她，本欲離此他去，在她仙業未成以前不與相見。實爲她那一場劫難不久即要來到，偏生仙機難測。家師所傳元運球，本來三年以內禍福吉凶，一經行法，瞭如指掌。前因此寶最耗人的元神，又料蘭妹必定棄我如遺，略現警兆，便停施爲，不願往下查看，以免人還未見，先就短氣，始終當做有望的事，一味情癡。居

然也有今日，可見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不必說了。這次爲了蘭妹安危，不惜連耗元氣，三次查看，不知怎的，所見影迹甚是模糊，與前日大不相同。我料事關重大，但又在乎人爲，並非不可避免，也必與我有關，所以吉凶互見，隱現無常。好在最後結局，蘭妹似乎無害。我卻三次不同：祇有一次變了相貌，不似本人，說是兵解轉世，又必無此快法；下餘兩次均無下落，令人不解。立意追隨，便由於此。但盼暫時不要應驗，比較稍好。發難如早，還真可憂呢。」崔綺問是何故。

李厚道：「先師傳授此寶時曾說，此是仙府奇珍，如在正派中道法高深的仙師手內，祇要不惜消耗真元，拼捨一甲子修爲功力，休說三年以內，便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會運世，也全可挨次觀察過去。因是旁門法術，功力又差，以家師之力也僅看出三數十年爲止。如由小弟行法觀察，不過三數年內，時期久暫，還難定準。先來妖人乃西崑崙伏屍峽有名的六惡，共是四男二女，多半爲藏番修成，所煉陰火邪法均頗厲害。爲首妖婦薩若那，心最狠毒，邪法也最高，今日未來。她與赤身教下魔女鐵姝交厚。爲了去年終在大雪山殺害生靈，祭鍊邪法，恰值屠龍師太善法大師同了門人眇姑訪友路過，立用佛法降魔除害。妖婦機警異常，雖得逃走，但是六惡全都受傷，毀卻多半功力。薩若那爲護同黨，逃走稍遲，還受了佛法反應，回到伏屍峽，便被所煉陰魔反噬，幾遭慘死。現時正以全力祭鍊陰魔，在未煉到隨心應用、指揮如意以前，不敢輕出，所以今日未來。來的這五人邪法較差，又當重創之後，兇威大減。否則，天遁鏡雖然神妙，想要除他們，也無此容易。可惜小弟彼時不能言動，竟被內中一惡逃去。雖然雙腿已斷，祇剩半截身子，照樣能夠爲害。何況妖婦淫兇無比，有仇必報，六惡誓同生死，決不甘休。如將來的五惡形神一齊消滅，妖婦素日驕狂，決想不到會有此事，祇當遠遊海外，日子一久，便難查知下落。先被逃走的一個，我們形貌來歷均被看去，發難必早。單是妖婦就已難防禦，萬一加上鐵姝相助，益增險惡。此女來去如電，自煉神魔尤爲厲害，本極可慮。所幸魔女初轉劫時，先師得道年久，與她曾有救命之恩。她那魔法，我固萬非其敵，但一發動，便可警覺。蘭妹如允許小弟隨行，至少也可先爲防備。妖婦行動神速，說來就來，更能行法查看敵人動靜強弱，俟機而動。依我猜想，她知天遁鏡、霹靂子難敵，必有陰謀毒計。我們四人還在其次，朱姊姊仇恨最深，決放不過，此後也須留意呢。」

朱文道：「照此說法，妖婦發難必快。反正難免一決勝敗，我們一同找上門去如何？」李厚道：「她那伏屍峽妖窟，地廣數百里，深居地底山腹之內，一頭可通星宿海泉源之下，內中洞徑何止千百，更有重重埋伏，不特費事，也難搜尋。一個不巧，不是爲她所困，便是妖婦鋌而走險，用邪法震破泉眼，崩山發水，惹出極大亂子。如非投鼠忌器，青海派教主藏靈子恨她刺骨，難得六惡均爲屠龍師太佛法所傷，早下手了。」朱文道：

「反正都要出山行道，我們合在一起結伴修積，等到除害，再行分手，不是好麼？」李厚不便深說，方想如何回答，何玫笑道：「此時我和崔師妹先就不能一路。昨日拜讀師父仙示，令妹子往武當山見半邊大師，便在她那裏暫住，聽候使命，須等事完纔回，但未明言何事，明日就要起身。好在我二人隨去也祇助威，無甚大用，祇得失陪了。」朱文聞言驚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上次峨眉開府，玉清大師曾說武當山將來有事，半邊大師爲此煉有一座陣法。因她門下祇武當七姊妹，尚缺五人，掌教師尊曾允相助，並借五個女弟子與她。上月路遇岳師兄，也曾說到此事，說派往武當的女弟子，內有李文衍、向芳淑、雲霞兩姊妹和我五人，怎又添上你們，豈不多出兩人？日期也還相差一年，是何緣故？」何玫道：「這事以前我也聽人說過，詳情一點不知，奉命而行，且到武當再說吧。」

若蘭始終不曾開口，正在盤算心事：此後出門是否和李厚一起？忽聽洞外破空之聲，似有同道之人飛過，若蘭心正煩悶，先自趕出。李厚立即跟了出去。朱文本來要走，被何、崔二人攔住。朱文因和若蘭交厚，先前聽她一面之詞，不知心志是否堅定，本想探詢，如今祇好不出洞。微聞洞外天空風雷飛行之聲，略一停頓，便往側面飛過，跟着又聽破空聲起。料有本門中人路過，若蘭前往追趕，不久必把來人追回，也未在意。隨問何、崔二女經過。

二女答說：「李厚固是癡心情重，若蘭也早被感動，表面峻拒，不令隨同出入，實則心腸早軟。每次出外回來，必要詢問李厚別後情況，再埋怨幾句，以爲遮掩。李厚近日卻改常態，每遇若蘭他出，苦口追隨，非到若蘭堅持不許，不肯退去。人走以後，必是終日愁慮。等若蘭回來，立現喜容。有時暗中尾隨，又被若蘭設法掩蔽，苦尋不見，祇得回山，日常向空盼望，不到人回不止。祇要若蘭在山，便少愁容，也不再似以前每日立在洞外守候。今日早起，忽到洞外呼喚，說他爲了不放心若蘭孤身行道，又不許他跟去，每日必用法寶查看。近因此寶關係重要，不宜在外泄露，蘭妹又不許他跟在身側，祇好回山行法觀察，以防妖邪劫奪。天明前忽有警兆，行法一看，竟有妖人來犯。令我二人留意，並告我們應付之法。果然，不久五妖人飛來，勢甚神速，一到便將我二人困住。幸而事前準備，他又捨身相救，將妖幡攝魂魔鬼擋住，不令上前。妖婦淫賤無恥，本欲迫他降順，不想傷害。後見不降，拼命苦鬥，纔用妖火將他困住。我二人正在愁急，師妹就趕來了。據我二人觀察，此人心地忠厚，祇對蘭妹情癡太甚。蘭妹面嫩，雙方必有話說，我們何苦作梗？」朱文嘆道：「她根骨不如寒萼，偏又遇見這類事，一個面軟心活，便誤大事，怎麼好呢？」崔綺道：「我看不會。休說蘭妹向道心堅，日常都在警惕，李厚方纔還曾立誓，料想無礙。」朱文嘆道：「你哪裏知道。以司徒平師兄那麼向道堅

誠的好人，尚爲情孽所累，何況旁門中人？這類事，非具極大智慧定力，難於解脫。蘭妹幾次請求往依二雲姊妹，師長不允，必有深意，終須應驗。我們祇好事前遇機相助，事後設法補救，暫時由她去吧。」

崔綺笑道：「這個人還不進來，莫非平日假惺惺，今日剛說明了心事，情話便說不完麼？我看看去。」朱文忽想起先前申、李二人破空飛去，未見迴轉，心中一動，同出洞外去看。祇見晴空萬里，白雲自飛，斜陽倒影，晚煙嫋嫋，到處靜蕩蕩的，哪有絲毫形迹。三人均覺先聽破空之聲，如是本門同道無心走過，若蘭追去，必定同回。如說覓地談情，應在靜處；再說二人也不好意思背人密談，許久不歸。朱文試用傳聲呼喚，並無迴音，知已飛遠，越發奇怪。在洞前等了一會兒，還是未回。朱文首生疑慮，估計方纔二人去處，似往西北一面，祇拿不準一定去向，便和何、崔二女商量，分路去往前途追尋。崔綺說：「反正明早要去武當，正好順路，索性封閉洞門，就此起身，順便還可訪看兩位故交。」說罷，依言行事。何、崔二女自去封閉洞口，另走一路。

朱文惟恐若蘭有失，已先起身，飛遁神速，一口氣飛出千百里，沿途運用傳聲呼喚，始終未聽迴音。心想若蘭不會飛出太遠，先在滿空中往來搜尋，均無下落。似這樣連尋了三日三夜。這日飛到江西廬山上空，仍是無迹可尋。天已入夜，大半輪明月高懸天半。俯視腳底，鄱陽湖中水月交輝，漁燈掩映，清波浩浩，極目千里。大小孤山矗立湖上，在皓月明輝之下，宛如大片碧琉璃中涌起兩個翠螺，夜景清絕。方欲回飛，忽聽下面有人傳聲相應。互一問訊，正是同門師兄林寒、莊易兩人，在含鄱口危崖之上，與一妖人正在鬥法。朱文不顧尋找若蘭，連忙趕去一看，對方乃是一個大頭大肚、胸掛十八顆人頭念珠的妖僧。旁邊倒着一僧一道，已經腰斬。朱文一見，便認出是江西鄱陽湖小螺洲金風寺惡彌勒觀在。那年峨眉開府，曾和幾個妖人帶了所養虎面梟和金眼妖狍前往仙府，借着觀禮爲名，暗盜芝仙。後來梟、狍和衆妖徒被癩姑和小寒山二女以及仙府神鳩、鵰、鷲等仙禽所殺。妖僧和衆妖人自覺無顏再留，又不敢再肆兇威，乘着靈嶠三仙送走冷雲仙子余媧之際，暗中遁去。料是遇見林、莊二人，想起前仇，欲下毒手。又見二人已被青、白、黑、綠四色相混的妖光邪火怪蟒一般將身纏住，林寒手指一片祥光，連莊易一起護住，神色自如，雖未受傷，但也不能脫身。觀在挺着一個大肚皮，赤着雙腳，趺坐盤石之上，手指二人厲聲喝罵，形態甚是醜惡。

朱文早聽說妖僧厲害，仗着他在含鄱口旁的危崖之後，地勢十分隱僻，先前聞聲尋來，身形已隱。妖僧自恃得道多年，已經脫過三劫，對方祇是兩個峨眉後輩，絲毫不以爲意，並未發覺。朱文想先下手爲強，冷不防暗用霹靂子朝妖僧打去，同時用天遁鏡破那纏身

妖光邪火。眼看飛近，取了一粒霹靂子，正待向前打去，忽然發現月光之下，似有一層極薄的暗赤光華似大水泡一般，將雙方鬥法之處罩住。未及看清，猛瞥見一道金霞突自五老峰上激射下來，照得左近山崖林木全成了一片金色。同時霞光中有一粉面朱脣、宛如嬰童的小道人，生得更比極樂真人李靜虛還要矮小。霞光到處，一蓬血焰火花先已破散，暗赤光華也立時消滅。緊跟着，小道人右肩一搖，立有一支奇亮如電的短劍飛起，劍尖上射出一股銀色毫光，直朝林、莊二人身前飛去。身外妖光邪火，挨着便斷成數截。妖僧似知不妙，把手一招，剛把殘餘妖光收回，未及還手。不料對方來勢神速無比，一面飛起劍光，一面用手一揚，立有數十百丈金光雷火，連同一道形如火龍的紅光，直朝妖僧飛去。妖僧已經警覺來敵厲害，又見身材這等矮小，斷定是天仙一流人物；否則，如是尋常修道人的元嬰，哪有如此骨格堅固、神完氣足？本就心驚，再見這獨門的太乙神雷，越發看出來歷決不尋常，如何還敢戀戰，立縱妖光遁去，小道人隨手一指，滿空金光雷火，連同那道紅光，立朝妖僧逃路追去。霹靂之聲由崖谷中響起，一直響到天心，由近而遠，晃眼剩了一蓬極微細的火星，朝着妖僧逃路，穿向天邊雲層之中，方始一閃而逝，大片金霞已早收去。

小道人並未追趕，剛將飛劍收回，朱文也恰飛降，滿擬這麼高法力，必是一位前輩仙人的元嬰，出場解圍。方想禮見，請問來歷，猛覺來人眼熟，似在哪裏見過。還未開口，小道人已朝三人下拜。三人連忙還禮，定睛一看，來人竟是淩雲鳳前在小人國所收四小之一，前數年被極樂真人李靜虛收歸門下的健兒。因有數年未見，又換了一身道裝，一個僬僥細人，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高的法力，所以倉猝之間全未辨清。這時見他羽衣星冠，赤足芒鞋，與極樂真人近來裝束一樣。身材仍似童嬰，妙在背插單劍，也與人相稱，長纔尺許。林、莊二人素極莊重謹慎，還不怎樣，朱文卻和健兒甚熟，前在仙府還抱過他，忍不住笑道：「竟是你麼，想不到別纔幾時，竟有這麼高法力，可喜可賀！你已高升，按說比我們還長一輩，怎倒如此謙恭？」健兒笑道：「朱師伯，話不是這等說法。弟子如非淩恩師深恩收容，焉有今日？爲人不可忘本，何況師祖極樂真人與齊師祖也是各論各交，從不自命尊長。弟子爲防異日見了淩恩師和諸位師伯叔不好稱呼，特拜在未來家師秦漁門下，算是本門第二代弟子。見了諸位師伯叔，如何不禮拜呢？」三人見他一步登天，具此法力，絲毫不以此自滿，反更謙退，齊聲稱讚不已。朱文又笑道：「你們四個小人，祇玄兒我未見過。聽說和你一樣，法力甚高，韓仙子對他十分鐘愛，賜了不少法寶。祇是身材太小，遇敵時容易被人輕視，至少能和沙、米兩小一樣，豈不更好？可見佛法無邊，能於彈指之間歷三世相，實在神妙不可思議呢！」朱文原是無心說笑，又因健兒是以前師侄，人更謙厚，隨口而出。

健兒聞言，笑道：「師伯，你也玄門中人，祇說佛法高深，可知一枕黃粱，頃刻槐西；殘棋未終，斧柯已爛；壺中自有日月，袖裏別具乾坤。與佛家須彌芥子之喻，不也殊途同歸，差不多麼？如說李健渺小，沙、米二兄身雖較高，又何嘗不是幻象？哪似弟子本來面目，遊行自在，大小由心，無須矯揉造作呢！」說到末句，兩臂微振，身材忽然暴漲，成了大人，又生得那般俊美，望去一身道骨仙風，飄然有出塵之概。林寒知他不快，忙插口道：「道友姓李，可是令師祖所賜的麼？」健兒躬身答道：「林師伯怎如此稱呼？家師祖因健兒單名無姓，賜名李健。當着諸位尊長，非敢班門弄斧。祇爲朱師伯對弟子期許太厚，又蒙家師祖憐愛成全，使我略諳變化，知道諸位師伯見了，必代弟子喜歡，故敢放肆，還望恕罪纔好。」朱文笑道：「你幾時學得這張巧口？我原是無心之言，你朝我擺這架子做甚？還不收去。你幾時下山行道，怎知妖僧在與我們作對？可從五老峰來的麼？」李健（以下健兒改稱李健）聞言，好似不好意思，忙即恢復原狀。答道：「弟子尚有要事忘卻稟告。今日本隨家師廬山訪友，偶見妖僧鬧鬼，又算出申若蘭師伯有難，現在漢陽，與同伴被困江心水洞之中，須經五日方可脫身。特命弟子持了一道靈符，將妖僧驚走，轉告三位師伯，後日早上趕往相救；不可先往，否則有損無益。事完，朱師怕速急與之分手。不久，也有變故發生。好在事前有人指點，不足爲慮。弟子尚須覆命，不久還要往見淩恩師，先拜辭了。」說罷，向衆拜別，一道金光，往五老峰飛去。

三人見狀，俱都驚讚不已。互一詢問，纔知林、莊二人結伴行道，頗有積修。日間偶遊孤山，與惡彌勒觀在妖徒相遇，看出淫兇之迹，尾隨到了含鄱口，被妖徒和同黨識破，動起手來。因觀在自從開府會後，心中膽寒，惟恐門人惹事，不多傳授。妖徒又從師不久，無甚法力，纔一照面，便爲莊易玄龜劍所斬。觀在來救，已是無及，想起前仇，頓發怒火，雙方惡鬥起來。同時說起二人途中遇見三位老前輩，說漢陽龜山腳下有一大洞，直達江底；另有一座水洞，也甚廣大。兩洞均具奇景，本是前古水仙蕭真人的洞府，法體也藏水洞之內。竟被南海妖人呼侗師徒發現，盤踞在內，到處攝取良家婦女入洞淫樂。二人本意前往除害，料定若蘭被困，必是此洞無疑。朱文與若蘭至好，又防她和李厚一起，步了秦寒萼夫妻覆轍，恨不能當時便要趕去。林、莊二人再三勸說，極樂真人既命李健來此吩咐，必有深意，事情想必無礙。否則真人對於我們這些後輩何等愛護提攜，多厲害的妖邪，也難經他一擊，豈肯坐視？想是命中一劫，早去既然有害，祇差二日，並未接到法牌告急信號，仍以到時前往爲是。

朱文想了一想，祇得依言緩去。心終不放，意欲先往漢陽一帶，訪查妖人師徒虛實，遇事順往援手，就不往救若蘭，遇上對方攝取婦女時，也可阻止，免多害人。二人對於女同門，向來不善應付，不好意思強勸。心想救人之事，分所應爲，祇好答應。朱文看出

二人勉強，情知所說不差，不便獨自先行。雖然合在一起，心意卻不相同。林寒、莊易人最慎祕，斷定極樂真人洞悉前因，不便明勸，便在途中故意遲延，一面暗用言語點醒朱文，不可冒失。等到漢陽，竟是次日午後。朱文心想：「已經結伴同來，這兩人極誠懇謙和，祇是過於謹慎固執，拿他們無法。」路上一算，明日便該下手，今日先探虛實，也不算違背真人仙示。還未飛到地頭，便即提議，分頭訪查。林寒近來功力大進，早就知她心意，便對她道：「我知師妹義氣，同門姊妹，銳身急難原是應該。無如極樂真人已示先機；又聽師妹途中所說，雖未明語何事，前途必多艱險，稍失機宜，難免兩誤。以我之見，漢陽雖係臨江要邑，地方不大，妖人所攝民女多在外鄉，目前正教昌明，人才輩出，斷無不知之理，爲防被人發覺，必不在巢穴附近作怪。到了漢陽，除卻深入虎穴，決查不出他的虛實。如往妖窟窺探，豈不又背仙示？此間有鸚鵡洲、黃鶴樓、南樓、石鏡亭，頗多勝迹，又近在隔江，與漢陽東西相對。武昌又是水陸要衝，人民繁富，遙望龜山，宛如對面。妖人師徒行動往來，不論水陸，全可查見，還省得被他警覺。你看好麼？」朱文點頭應諾，仍主分頭查訪。林寒想了想，也就不再多說。於是分成三人兩起。

朱文關心若蘭安危太甚，本定先去武昌訪查。分手以後，越想越不放心，中途變計，仍往漢陽飛去。始而尚記仙示，隱身訪查。等趕到龜山上面一看，因地當江邊要衝之地，上有真武廟宇，香客遊人絡繹不斷，找遍全山，哪有甚麼洞穴。也無一人談到當地有甚奇蹟，所說均是尋常迷信神漢的話。在人叢中，暗中查訪了一陣，毫無所得。末了在後山和臨江山崖之上，尋到幾處山洞，俱都污穢窄小，蝙蝠亂飛，蛛網四佈，決不似有人出入光景。又用法力隱身入江，見江中礁石林立，無路可通，也找不着妖窟門戶。心想還有半日，何必冒失行事？勉強忍耐，飛出水面，又往附近幾處窮苦人家現身打聽，也問不出一點消息，當地也無一人失蹤遇害以及民女走失之事，纔知訪問不出。仰望日光已經偏西，忽想起林、莊二人所說口氣，妖道雖未見過，來歷底細以及出入門戶，似已得知。所說隔江遙望，也頗有理。心想：「既查訪不出下落，莫如還去尋他們商議，至少也將人口問出。次日天色微明，便即下手，反正早一刻是一刻。」朱文主意打定，先往鸚鵡洲上飛去。見人不在，因爲所約之處相隔都近，試用傳聲一問，並無迴音。注視龜山上下，仍未發現邪氣。心想：「若蘭真要萬分危急，必用法牌求救。始終未接信號，也許人雖被困，尚還無害。法牌祇能用一次，非到存亡關頭，誰也不捨輕用。既未求救，當無大害。林、莊二人所論甚是，自己這次行事，怎會心神不定，舉動粗疏？」心雖一動，哪知大難將臨，此是預兆。當時想過，也未在意，徑往黃鶴樓飛去。先是隱形尋人，見又不在，朱文賭氣，索性現身下樓，走往武昌市上和江邊一帶，遊玩訪查。本意想誘妖人師徒出面，並使林、莊二人望見來會。便在沿途留神訪查，並隨時暗用傳聲向二人

通話，令其約地相會。

朱文萬沒想到，林、莊二人先前已接傳聲，因遇兩個怪人，看出厲害，口氣又惡，分明是本門強敵，恐被發現尋蹤，別生枝節，誤了明日之事。林寒人最穩重，恐被對方警覺，仗着身形已隱，等其離開，方始飛走，也未回答。朱文由鸚鵡洲剛走，二人也就尋去，先後相差纔半盞茶的工夫，往來途向不對，以致錯過。二人見朱文不在，以爲是在龜山發現敵蹤，或是有甚急事，來約同往，便往對江尋去，沒想到會往黃鶴樓去尋他們。經此一來，本就不免被兩怪人發現，朱文再在江邊現身走動，自然更容易生事。林、莊二人在龜山左近尋了一遍，又聽朱文傳聲，說是人在江邊等候，不禁大驚，連忙回飛。這裏朱文信步前行，已到江邊無人之處。因喚二人不應，心疑人已走遠。方覺不耐，待要離去，忽見前邊樹林中青光一閃，斜陽影裏似有兩條相貌醜怪的人影一閃。行處恰是江邊野地，發光所在乃是一片大墳地，相隔約有半里多路。朱文本來想往左近臨江人家訪問武昌城內外可有奇事發生，見狀情知有異，立即跟蹤尋去。剛一起步，忽想起人單勢孤，對方深淺難知，前面地雖僻靜，相隔民家均不甚遠，蹤跡還須隱祕。剛把身形隱起，似聽身後有人「咦」了一聲，相隔甚近，晃眼人已飛近。

峨眉隱形法本極神妙，除卻本門中人，對方多高法力也難看見。這次下山，共祇十多人領了傳授，朱文還是近一年來纔煉到功候。本來起飛時，已有警兆，祇爲命中註定災厄，不能避免，祇顧尋查妖蹤，飛得太急，一時粗心，忽略過去。否則，祇要聞聲回顧，立可發現身後對頭。一有戒心，爲防驚動俗人耳目，誤傷好人，就動手也必引往深山無人之處。屆時林、莊二人自必趕到，將其喚走，何至破去隱形法，生出許多事來？朱文這一疏忽，剛剛趕到林內，四面查看，並無妖人影迹。相隔這麼近，纔一發現，立即趕到，又未見有妖光邪氣飛起。心想：「怎麼也不會逃得如此快法，何況自己獨步江邊，和常人差不多。倉猝間看不出來歷深淺，怎會望即隱避？」料定妖人未走，也許藏向巢穴之內。但那墳場甚是寬大，四外翠柏森森，當中一片空地，十幾座墳頭錯落對立，祭壇完整，打掃也極清潔，絕非妖人隱藏之地。方在奇怪，忽聽身後有人說道：「這丫頭果是峨眉門下賤婢，容她不得！」朱文不知竟被對頭循聲追來，兩下裏合力暗將隱形法破去。聞聲連忙回顧，見面前站定一個豹頭圓眼、獅鼻虎口、面如黃金、形容醜怪、穿着一身金黃色華美短裝、臂腿赤裸的矮胖道童。另外還有一個高髻宮裝、年約十八九、容光甚美、一雙秀目、隱蘊威嚴的女子。二人正指自己說話，滿面輕鄙之容。

朱文方要發作，猛想起這兩人看去功力甚深，女的又與那年峨眉開府所見冷雲仙子余媧門人打扮相似。這裏離民家近，還是不要造次，等問明瞭來歷再說。心念纔動，猛覺出

隱形法已失效用，不禁大驚，忙把心神鎮定，也做藐視之狀。同時暗中戒備，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我與你們素昧平生，爲何出口傷人？即便尋事，這裏離城市近，難免殃及無辜，也須約在無人之處一分高下。真正修道人有這等鬼祟行徑麼？」道童似甚暴烈，話未聽完，怒喝一聲，便要發作，手已揚起，因聽離城市近，女的再搖手一攔，方始停止。朱文說時，忽聽林寒傳音急呼：「此是余媧門人，明早我們還要救人，此時不宜與之動手。師妹先不小心，隱形法被他們暗用法寶破去。乘他們當地不會下手，可借說話遲延，暗中準備。我二人仍用隱形法護你脫身，見面再說，不可造次。」聽完，正想詢問對方姓名，忽然一片祥霞在面前一閃，耳聽莊易傳聲低喝：「師妹隨我往東方遁走。」

朱文本極機警，祥霞一現，乘着敵人驟出不意，立即飛起。瞥見林、莊二人一個手指祥霞，擋向前面，等將敵人驚退，立時飛走；一個護了自己同飛。二人全都隱身，逃時卻分東南兩面。中途回顧，林寒仍向南飛，那片銀霞卻往西北飛走。因爲隱形神妙，行動神速，對方那麼高法力竟未看出。銀霞又在西北方天空密雲之中時隱時現。對方似知來人分路逃走，女的方一停頓，道童已經暴怒。那祥霞乃林寒玉玦寶光所化，曾經上方山無名禪師佛法煉過，加以近年本門仙法重煉，威力甚大，不是幻影。道童祇當有人在內，另兩起敵人身形已隱，非等看準地方，暗中掩去，不能破那隱身法，更難捉摸。將女的手一拉，雙雙化成一道青虹，刺空追去。聲光強烈神速，從來罕見，晃眼便被迫近，祥霞忽然不見。朱文纔知林寒功力竟不在岳雯以下，自愧弗如，好生讚佩。人也飛出老遠，隨同莊易落向深山之中。林寒也已尋來。

見面一說，纔知二人在武昌市上游行了一陣，先未隱形。午後去往黃鶴樓眺望，忽發現上來兩人，裝束奇古，雖將衣上光華隱去，但在二人眼裏，一望而知不是人間綢帛，身上又無妖氣，看去功力甚深，先還當是散仙中的有名人物。繼一想，開府時，余媧門下女弟子也是這等裝束，便留了心，乘其未見，隱身查聽。當日樓上的遊人不多，對方這等裝束，全都奇怪，未免多看了兩眼。女的還未在意，道童已是不快，將手一揮，一片白影微閃。衆遊客便說：「好好天氣，爲何這麼大的霧，甚麼也看不見？方纔男女兩人怎會失蹤？定是神仙下凡，莫要衝撞了他們。」紛紛議論而去，全都走光。有的還向空禮拜纔走。凡是禮拜的人，均被道童伸手一指，打了一個冷戰。隨見對方憑欄望江，說是日前在雁蕩追趕兩個峨眉後輩，本想擒往海外，臊臊他們的臉。飛過括蒼山上空，又有兩個同黨追來，本想一同下手，眼看成功，不料斜刺裏飛來一片佛光，擋住去路，因看出是佛家大旃檀法，退了下來。後來佛光自撤，四處搜尋，不見逃人蹤跡。日前算出人在漢陽江中，尚未查看出一個底細。因先追兩人十分可惡，曾受暗算，非要擒回海外處治不可，爲此前來查看。並說乃師冷雲仙子得道千年，從未受過人氣，祇在上次峨眉

開府當衆喫虧，又傷了許多法寶，說甚麼也非報此仇不可，祇要遇見他的門下，決不放過。二人一聽口氣不善，知道對方得道年久，不是好惹，又當救人之際，始終隱在一旁，聞得朱文傳聲，俱都未動。直等對方離開，方始往鸚鵡洲趕去。

三人說完，因見月上中天，夜色漸深，且喜對頭不曾尋來，救人要緊。好在當地景物荒寒，對頭不會尋來。朱文又問出那妖道名叫呼侗，師徒五人，不特擅長水遁，並還煉就獨門邪法，善於移山換嶽，叱石開壁。所居龜山下面，上下兩洞設有極厲害的埋伏。內中洞徑縱橫交錯，密如蛛網，多半細不過尺，外人祇能順着幾條大路出入，妖道師徒卻能變化通行。水洞之中，除邪法禁制外，更有所煉法水邪霧，陰毒非常。龜山上下共有七處出口，多半都似一個尺許方圓的洞穴，內裏又甚曲折，連狐狸之類均難通行。又均深藏崖縫古樹腹內，所以觀察不到，就發現了也無法進去。內中祇有兩個出入門戶：一是真武廟大殿後大深井中；一在江底大別山腳峽縫之內，相隔龜山還有五六里，外有礁石林立，泉眼所在水涌如沸，恰將入口遮住，形勢隱祕，極難尋到。妖人刁狡異常，初來中土，不知底細。近聽同黨說起，漢陽白龍庵近在咫尺，庵主素因大師佛法高深，決不容他們在此爲惡。想起神尼優曇師徒的威名，十分膽寒。後來訪出大師雲遊未歸，又捨不得離此他去。於是改變主意，在方圓千里之內不再生事，所有婦女均由千里之外攝來，比前斂迹得多。就這樣，仍然膽怯，特意開通全洞甬道水路，以爲事急逃身之用。要想除他們，事前如不通盤籌算，決難成功。來時，幸遇淩真人夫婦和黃龍山猿長老。淩真人賜了一道靈符，祇命到時施爲，非到萬分無法不用。猿長老賜了一套子母針，吩咐到時用此針將他七處出口一齊封閉，妖人逃時無須追趕，祇將母針如法施爲，妖人不死必傷，終於伏誅，連元神也逃不出去。本來二人如非在孤山遇見妖徒，早已起身，因向來敬奉各位師長前輩，既奉仙示指點，如何敢違。

朱文問知前情，不悔自己冒失，反覺二人胸有城府。知道二人雖是手到成功，不到明早決不會去，祇乾着急。林寒看出朱文煞氣已透華蓋，暗忖：「朱師妹性情雖剛，平日人頗溫和嫻雅。這次見面，論功力已經大進，怎會如此浮躁？面上又有煞氣，料非佳兆。」因素謹餳，不善與女同門說笑，惟有婉言勸她留意。朱文一心惦記若蘭安危，隨口敷衍，全未放在心上。好容易捱到月影偏西，便催起身。二人見她心急，明知飛行甚快，到時天還未亮，但不便過於勉強。莊易道：「早去無妨，最好見了曙色，再入妖窟。莫爲一時心急，生出枝節，反而不美。」朱文微慍道：「二位師兄也太小心了。論起來，一過子時，便是明朝。救兵如救火，越快越好。不知蘭妹是受的甚麼罪呢！」二人不便再說，隨同飛起。朱文隱身法已破，須經重煉四十九日，始能復原，本未在意，嗣經二人力勸，纔合在一起，一同隱身前往。飛到龜山上面，天果未亮。朱文因知事有成算，當時便要

下手。林寒推說還須佈置，立照預計，與莊易各持子母針，分頭封閉出口。莊易入江先行。朱文與林寒一起，見他每去一處洞穴，祇取六支飛針，向洞口手掐靈訣，一擲即行。行法甚易，偏是那麼慢吞吞的，知挨時候，心甚不快。末了行到殿後大井的正面入口，天仍未亮。林寒祇向井口張望，遲不下手。朱文有氣，想要催促，忽聽井底男女說笑之聲隱隱傳來，相隔甚遠。忙用傳聲詢問，若蘭立即在下面傳聲求救，剛說是危急異常，語聲便斷，好似妖人已有警覺。經此一來，連林寒也着了急，忙即放下飛針，飛身直下。朱文更不必說，早已當先飛落。不提。

原來那日若蘭聞得洞外破空之聲，似有開府時新交好友雲紫綃在內。紫綃本是白雲大師門下，在峨眉衆弟子中年紀最輕，美慧絕倫。人甚好強，自覺年幼道淺，對衆同門師姊個個親熱恭敬。因若蘭性格溫柔，一見如故，雙方甚是情厚。若蘭見她平日明豔嬌柔，宛如小鳥依人，對敵時卻是英姿颯爽，豪氣無儔，年紀又那麼輕，本就喜她。紫綃因第一次通行火宅嚴關未得通過，用功越發勤奮。又蒙妙一夫人恩憐，隨時傳授，祇有一年，便由右元十三限通行出來，又得了幾件異寶。纔一下山，先去看望若蘭，直比同胞姊妹還要親熱。相聚不久，紫綃便奉命往就鄭八姑，隨同煉法。八姑乃本門師姊，道法高深，兼有正邪兩家之長。紫綃又奉師命，一切聽命而行。八姑見她美質，立意造就，監督功課甚嚴，與若蘭見面時少。若蘭前尋八姑，一半爲了看她。知她所煉三陽一氣劍，飛行起來，隱隱夾有疾風迅雷之聲，與衆不同。等趕出洞外一看，遁光已經飛近。除紫綃所用三連環的朱虹外，同行更有紅、白兩道遁光，也是同門中人，飛行甚急。同時後面又有一道經天青虹電馳飛來，前行三道遁光忽然回身抵禦。雙方纔一接觸，紅光中忽射出大蓬火針，青虹好似受傷，立往斜刺裏飛去，一閃不見，端的快極。方覺三人怎不現身？就在這晃眼之間，敵人一退，紫綃等三人也已遁去，似有急事在身情景。若蘭相念已久，立縱遁光追去。

李厚本想和若蘭說話，也忙跟蹤追趕。剛到空中，紫綃發現二人追來，立即回飛會合，急呼：「你們快隨我逃，休被敵人追上。祇要趕到衡山，便無妨了。」李厚飛行原快，三人便將遁光合在一起，向前急飛。前行二人，原來是新近下山的萬珍同了郁芳蘅，已先飛走。若蘭忙問：「後追何人？怎連萬、郁二位師姊也如此膽怯？」紫綃匆匆答道：「無暇細說，先逃毒手再說。」說罷，前後五人，各以全力催動遁光，宛如電射星馳，凌空飛渡，一瀉千里。剛飛出七八百里，忽聽後面破空之聲十分猛烈，若蘭百忙中回頭一看，正是那道青虹二次追來。先前遙望天邊，尚無蹤跡，以爲傷重退去，不料這等快法，剛一出現，便追了一個首尾相銜，祇差三數十里，轉眼便被追上。紫綃臉上立現愁急。前行郁、萬二人已由合而分，往左右兩面遁去。若蘭方覺二人太無義氣，一任紫綃

小妹落後，不來應援，祇顧自己逃走。那青虹已越追越近，相隔纔兩三里。若蘭心正驚疑，忽聞一陣旃檀香風過處，身後倏地金光奇亮。三人還疑心敵人有甚法寶來攻，正在往前急穿，又覺身後破空之聲由近而遠。回頭一看，一片佛光金霞，金城也似橫亘天空，將來路隔斷。剛剛隱去，青虹已經射向來路天邊密雲之中，二次回退，萬、郁二人已無蹤影。紫綃好似驚弓之鳥，仍不放心，要若蘭同飛衡山，見了金姥姥羅紫煙和追雲叟白谷逸之後，請示再說，否則仍留後患，連催快走。

直到飛近漢陽、武昌一帶，青虹不曾追來，紫綃纔和若蘭說：「那敵人乃余媧門下。女的名叫吳青心，前在兩廣行道路遇，強令我拜她爲師，兩次用計脫身。這次又在途中相遇，力迫降順。幸遇萬珍、郁芳蘅解圍，雖未被擒，但是三人均非其敵。芳蘅事前得人指點，原是有意犯險來助。曾告訴我，祇有將這兩人引往衡山，由金、白二老前輩出面，纔能將其逐回海外，爲此加急飛逃。中途快被追上，萬珍氣她不過，拼捨一套丙乙針，回身迎敵，冷不防發將出去。此針功效不在白眉針以下，打中以後，非得將它當時化去，便成大害，終將火毒攻心而死。又是離火之精煉成，本是氣體，得隙即入。對頭人太驕橫自恃，驟出不意，立被打中。仗着得道年久，法力高強，早就料他受傷暫退，仇恨越深，決不善罷，本來議定急飛。萬、郁二人並還各有急事，必須趕去，所以先走，不必怪她。」若蘭隨說：「追雲叟已往休寧島赴會，金姥姥也未必會在山中。」紫綃聞言，想起對頭厲害，心裏失望發愁。若蘭忽說：「前面不遠，便是漢陽白龍庵，何不往尋素因大師？」紫綃立被提醒，便同趕去。

若蘭見李厚緊隨身側，又是旁門中人，見了素因大師，豈不被人見笑？方要命他退回，或是約地等候，三人遁光已行近大別山邊界，稍一偏，便可落向庵前。猛瞥見一道灰白色的光華，由斜刺裏飛來。三人因爲快要到達，本在覓地降落，三陽劍帶有風雷之聲，已先收去，二女交厚親熱，僅由若蘭帶了同飛。若蘭原有飛劍本質較差，雖有一口青靈劍，因光太強，也在到前收起。二女均極美豔，李厚又是旁門，遁光隨在一起，妖人見了，自起輕視，立時飛起攔阻。二女見有妖人阻路，看出邪法有限，還在暗笑妖人送死，毫未在意。紫綃更是有氣，也沒問姓名來歷，一聲嬌叱，手指處，三道連環朱虹已夾着風雷之聲先後飛出。那灰光正是呼侗門下妖徒，奉命去往江南攝取美女，一見飛來兩個美女，自恃持有一葫蘆的邪霧，能污飛劍、法寶，二女祇有一道劍光，飛行既緩，光又不強，凶星照命，當做福神。不料遇見對頭，未及開口問話，三環朱虹已夾風雷而至，大驚欲逃，連人帶葫蘆已被絞成粉碎。李厚深知各派妖邪行徑，瞥見妖人死時，身邊冒起一股粉紅色輕煙，纔一現，便往前面收去，未被朱虹消盡，認出來歷，忙用前師所傳護神法暗中戒備。同時急呼：「蘭妹和雲道友速將法寶、飛劍防身，妖人還有餘黨，那

邪霧萬不能沾。」話未說完，眼前光景忽然昏暗起來。

這時天本陰晦欲雨，又當黃昏將近，先未在意，正想行法消滅殘屍。紫綃覺出天黑大快，又聽李厚警告，心方一動，倏地一片極濃厚的陰影，已似天塌山崩，當頂下壓。當時天旋地轉，四外山巒林木，一齊似走馬燈一般亂轉急飛，到處陰黑渾茫，甚麼也看不見。又聽李厚大聲疾呼：「此是妖人移山換嶽邪法，前途必還設有妖陣，各自防身，鎮定心神，免爲所算。」說時，三人已各施展法寶、飛劍，將身護住。方想衝出重圍，眼前忽又一亮。再看人已落在一個大洞之中，地廣約五六畝，石黑如墨，由頂到地，高達三數十丈。壁上大小洞穴，約有數十百個，大的三丈方圓，小的僅尺許。內中都有亮光射出，看去宛如百十盞大小明燈嵌在壁上，照得全洞通明。隱聞水聲浩蕩，由四壁小洞穴中傳來。當中一座上鋪錦墊的石榻，上坐一個妖人，生得身材高大，相貌粗蠢，一雙豬眼兇光外射，一張豬肝色的臉，滿頭亂髮披拂腦後，額束金箍，身穿道袍，短衹齊膝，露出一雙滿生黑毛的粗腿，赤腳盤坐，形態甚是醜惡。手裏拿着一柄鐵拂塵和一塊妖光閃閃的鐵牌。身旁和地上斜身坐臥着七八個赤身婦女，除有幾個神情淫媚自如外，餘多狀類昏迷，神志不清。另外三個背掛葫蘆、手持妖幡的妖徒，與前殺妖人一樣神情裝束。纔一見面，妖道便手指三人獰笑道：「我乃南海水仙呼侗，偶遊中土，發現此洞，闢作別府。我海外水宮，水晶宮殿美景無邊，不在紫雲宮之下。你三人將我門人殺死，本難活命，因見你們資質不差，女的美貌可愛，現被我用移山法困住。這裏地在江心山腹之內，上下四面均有數百丈的山石，內中道路密如蛛網，到處有我仙法禁制，你們便是大羅神仙也難脫身。趁早降順，男的拜我爲師，以補四弟子之缺；女的充我妻妾，永享仙福，快樂無窮。否則，便要被我殺死，還受煉魂之慘。你等意下如何？可速回話。」

申、雲二女一見妖人，便要動手，兩次均被李厚止住。後來越聽越氣，紫綃性情較剛，再按不住怒火，一聲嬌叱，首先身劍合一，連同身帶法寶一齊施爲，朝呼侗衝去。這時三人身外均有一片灰白色的光影圍住，呼侗雖覺對方飛劍、寶光均極強烈，不似尋常，因爲擒時容易，又因二女被李厚止住，不曾發難，看去好似膽怯，衹當做籠中之鳥，未免輕視。再見李厚攔阻二女，不令動手，越以爲昔年海外兇威遠震，對方知道來歷，心中害怕，也許怕死願降。一時疏忽，不料敵人會作困獸之鬥，相隔又近，好幾道寶光連同三環朱虹，已夾着風雷之聲，電射飛來，二女身外妖光邪霧竟被衝散，纔知敵人厲害。總算他邪法高強，飛遁神速，當時不願抵禦，身形一晃，灰光散處，遁向一旁。衹苦了榻上坐臥的兩個赤身女子，均喫劍光掃中，連那兩三丈大小石榻，一齊粉碎，灑了一地殘屍碎石，鮮血淋漓。呼侗見狀大怒，正待施展邪法，紫綃不知厲害，一見妖人遁逃，把事看易，口喝：「蘭姊，還不動手！」因見妖人已經變化遁走，匆匆不及追趕，一面

施展法寶，橫衝直撞，一面朝那三妖徒衝去。妖徒也已看出厲害，無如呼侗天性疑忌，妖徒所用法寶雖極厲害，平日無甚傳授，一個閃避不及，喫劍光一絞，首先腰斬，另一個也被削去半邊身子，均屍橫就地。等到呼侗施展邪法，三妖徒已去其二。

紫綃連殺二人，正在得意，耳聽李厚急呼：「道友飛劍神妙，快來會合，從長計議，同除妖人。」紫綃方想若蘭怎不動手？一眼瞥見呼侗手持令牌，重在左壁一個大洞門側出現。心想擒賊先擒王，也未回顧身後若蘭、李厚是甚情景，一縱遁光，直衝過去。眼看飛到洞前，猛覺灰白光一閃，妖人不見，眼前倏地一暗，身上似被一股力量吸住。同時妖人二次現身。耳聽李厚又在急呼：「道友已陷入妖陣，飛劍不可離身，便無妨害。」想起先被困時光景，心中一動，人已投入暗影之中。

申若蘭當雲紫綃衝破籠身妖光時，本要衝出，喫李厚一把抓住，急呼：「蘭妹，你去不得！」略一停頓，妖光由分而合，重又籠罩全身。緊跟着，紫綃連殺妖婦妖徒，喝令動手。李厚大聲疾呼，令紫綃退回。若蘭前在旁門，原是行家，不似紫綃初出茅廬，勇往冒失。見呼侗剛化妖光閃避，滿洞壁上大小洞穴齊射邪煙，妖人已在左洞壁上現身，手中鐵牌突飛起一股灰白色的光氣，射向紫綃身上。跟着便見洞口一暗，紫綃連人帶寶，全被邪氣裹住，往洞內投去。知陷羅網，一時情急，想要一拼。李厚忙攔道：「邪法厲害，羅網密佈。可惜先未想到雲道友飛劍如此神妙。蘭妹速用峨眉傳聲之法，令將三環朱虹繞向全身，再加法寶防護待救，決可無礙。我二人祇要各自將身護住，不令邪煙侵入，妖人也決無奈我何。時機一至，我自會引你逃出。此時萬動不得。」

若蘭這半年來，早已試出李厚忠實誠謹，知他兩三世久在旁門，見聞衆多，所說不虛，立即依言行事。紫綃傳音回答：「身在黑霧之中，和初被困時一樣，一任四下衝突，均難脫身。妖人師徒，不時更在身側現形，隱現無常。」若蘭回答：「此是妖人幻影，防中暗算，不可理睬，護身要緊。」紫綃回答：「知道。」底下語聲便斷。跟着，洞壁連轉幾轉，重複原狀。呼侗重又出現，戟指二人說：「適纔賤蟬已被困入癸水陣內，任她持有護身法寶，七日之內必死。你等快些降順，免遭毒手。」若蘭得了指教，毫不理睬。呼侗暴怒，將手中拂塵一揮，身外光影立即加厚。二人祇將寶光抵住，不令上身。呼侗看出對方防禦周密，無隙可乘，又將手中鐵牌一晃，向左壁一指，另一大洞立湧出一股黑氣，裹向二人身外。李厚到此時方厲聲喝道：「你這妖道，可認得我麼？你那邪法底細，早所深知。可惜我前師五行神爐被人借去，否則今日你便難逃公道。這兩位女道友，均是峨眉門下高弟，你如此膽大妄爲，豈非找死？休看她一時疏忽，被你困住，他們同門衆多，又有傳聲之寶，一呼立至，人多勢衆。幻波池妖屍比你如何？尚遭誅戮。快些

放出，逃往海外，或可偷生一時；否則，不消數日，你便惡貫滿盈了。」呼侗正在施爲，聞言好似喫了一驚。等話聽完，略一尋思，朝若蘭望了望，倏地目射兇光，一聲獰笑。二人猛覺身外一緊，黑氣加盛。若蘭還待掙扎，李厚忙說：「無須徒勞，且換一個地方，免見好些醜態。」話未說完，身子已被吸緊，往右側洞中投去。

若蘭初意，洞中情景必和紫綃所歷一樣，黑暗非常。哪知剛一進洞，眼前忽然一亮，不特黑氣全消，連先前籠身的灰白光影也全收去。洞中竟是一間極華美精緻的寢室，玉榻之上，錦茵繡被，裳枕皆全，所有陳設用具，無不齊備。到處桂馥蘭芬，溫香撲鼻，香豔非常。直似一個絕代佳人、風流少婦的紅閨繡閣。到處充滿香豔色彩，另外具有一種微妙，由不得使人心神陶醉。李厚聞到香味，首先神思一蕩，知道入時因見奇景驟變，微一疏忽，稍微沾了一點淫邪之氣。忙把心神鎮住，對若蘭道：「蘭妹留意，這裏設有極厲害的玄牝妖陣癸水遁法，稍不留意，便爲所算，幸我深知敵人底細，就爲暗算，也不至於害你。想不到你那大難應驗這麼快。此時我已沾了邪毒，不知蘭妹如何？如覺對我憐念，或是想起舊情，便是中邪。務要明言，以便解破。我知蘭妹傳聲法牌一經施爲，外援立至。日前曾聽你說，教祖仙示，十年後還有一場大難，當比今日還要厲害，此是救命之寶，豈可輕用？本來蒙你和朱、何、崔三位道友憐念孤窮，允爲引進到正教門下，方想仙業有望，長此追隨，不料夙孽太重，遇見此事。不用法牌求援，萬難脫困；如用，又誤他年大事。現我已拼卻捨身殉情，不過兵解之後，前路艱危，望你念我三世癡情，到時約請同道稍加援手，使我終歸正教，能與蘭妹劫後重逢，就感恩不盡了。」說完，李厚便把元運球等重要法寶交與若蘭保存，回首咬破中指，張口一噴，立有一股血紅色的火花，先朝自己當面罩下，再朝若蘭迎面撲來。

若蘭也是聞到香味，心旌搖搖。方覺李厚情癡可憐，聞言立時省悟。知道二人先本聯合一起，防護周密。入室以後，因見黑氣妖光全數收去，落地時祇顧觀察景物，微一鬆懈，致爲邪法所乘。見火光迎面撲來，當時聞到一股奇腥，火光散處，心神立定。知道李厚不惜消耗元氣，捨命相救，自己已中邪毒，非此不解。心方感動，李厚忽在自身室光防護之外，縱向一旁，兩下裏分開。若蘭大驚問故，待要趕過，和先前一樣合力防禦。李厚苦笑道：「我也知道分開力弱，但是蘭妹青靈劍乃仙府奇珍，祇要小心，我再從旁提醒，便可無害，有我不多。我又愛極蘭妹，合在一起，我雖得益，一個不巧，同受邪法暗算，不能自制，便成兩敗，爲此離開。雙方不在一起，就算妖道詭詐陰毒，你有仙劍、法寶防身，無須顧我，固好得多。而我縱受邪毒，喪心病狂，想要累你也辦不到。這裏變幻無常，陰謀百出，你休管我，就顧也顧不了。蘭妹如肯憐我癡心至誠，請以全力防護你自己，不使受害，以便來生仗你援助，能得化身爲女，追隨同修，於願足矣！」若

蘭見他說時面容悲忿，慷慨激昂，一往情深之狀，越發感動。知是實情，無法挽救，祇得分頭戒備。

待了一會兒，若蘭漸覺室中有粉紅色光影，不時在身外閃過，越往後越多。出路已閉，通體石壁，堅厚如玉，質甚溫潤，知難衝破。那粉光淫毒一被侵入，便受暗算。室中老是銀燈雪亮，溫暖如春，不分晝夜。似這樣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漸漸妖光加盛，全室都成了一片粉紅色，光甚柔豔，也分不出甚影迹。若蘭方想：「這等相持，並無危害，但到何時纔能脫困？朱文等見己不歸，必定尋蹤，縱令不知去向，也必尋人設法。如真危險，師父必有預示，想無大害。真要危急，再用法牌求救，也還不遲。」心正尋思，忽聽壁後笙歌細細，雜以豔歌，音聲柔曼，十分娛耳。無聊之中，方在側耳傾聽，猛瞥見李厚面紅耳赤，雙目注定自己，熱情流露。再聽壁後又起了一種極微妙的聲息，由不得心中一動。李厚忽然雙手一伸，帶着大片碧光邪氣，迎面撲來，又現出從前施展邪法追逐求愛神情。未及喝問，李厚忽似驟遇毒蛇猛獸，驚退回去。倏地面容遽變，咬牙切齒，惡狠狠取出一口翠色晶瑩的匕首，揚手飛起，化爲尺許長一道碧光，朝着那條斷了手的臂膀祇一繞，便齊時斬斷。一口真氣噴去，斷臂立時衝出護身寶光之外，一聲大震，化爲大段烈火爆炸，滿室粉光全被震散消滅。若蘭知他用旁門中解體分身之法相救，攔阻不及，心中一酸，忍不住流淚道：「厚哥，你怎這樣自殘，教我如何對得起你？」

李厚見她感動流淚，剛轉喜容，忽又正色說道：「蘭妹已得玄門真傳，如何還不曠達？此時你七情萬動不得，否則妖人發難更快。須知我此舉不過暫時受苦，實則前路光明，轉禍爲福，全在於此，我能得你喊我一聲哥哥，真情流露，可見昔日並非毫無情意，心願已遂，百死何惜？妖法即將發動，越來越凶，你最好潛心運用，付之不聞不見。照我法寶觀察，祇要我一死，你便出困，日後還有重圓之望。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千萬不要憐我。傳音法牌更須保存，不可妄用。」

若蘭本知厲害，雖然忍淚定神，但也想到解體分身之苦，實是不忍。但他死志已決，無法勸阻，稍一疏神，平白同歸於盡。李厚又說，便得遇救，他不願以殘廢相隨。一用法牌，他便立時自殺，何苦糟掉此寶？若蘭正在愁急無計，洞壁忽然一閃不見，四外空明，現出大片廣場，數十對赤身男女，一個個容貌美豔，柔肌如玉，粉彎雪股，活色生香。有的曼舞清歌，目逗眉挑，情思若醉；有的就地橫陳，相倚相偎，備諸妙相。若蘭明知是邪法，自己又是行家，不知怎的，目光到處，忽然一股熱氣由下而上充沛全身，當時兩頰春生。方喊不好，猛聽一聲斷喝，尺許長一條血影，已由李厚身旁飛出。和先前一

樣，一出便化爲烈火爆炸，紛飛四射，邪法立破，恢復原狀，人也清醒過來。再看李厚，左臂已齊膀斬斷，面白如紙，神情十分慘痛，正用朱文前贈靈丹行法治傷。

若蘭想起前情，又急又愧，心更不忍。暗忖：「身得師門心法，本可通行火宅嚴關，近年修煉也有進境，如何一遇強敵，便不能支，反累三生良友受此苦劫？可見道基不固，易受搖惑。倘有失閃，下無以對恩師，上無以對同門。」念頭一轉，立時想起下山時通行左元洞的經歷和妙一夫人仙示，猛觸靈機，忽然大悟。知道自己還是情絲未斷，不能解脫，以致易爲邪法所乘。忙即澄神定慮，潛光內視，照着左元洞通行火宅經歷，屏除七情，封閉六慾，一切付之不聞不見，連李厚所爲也不再去置念。此舉雖然不免着相，畢竟要好得多。等到心智靈明，萬念歸一，入渾返虛，玄功獨運，居然做到平日打坐用功的最好境界。那與身心相合的青靈劍，也立煥奇光，青霞電耀，護在身外。內裏還有幾件法寶籠罩全身。那玄牝邪法自無所施。

可憐李厚到底出身旁門，不識玄門真諦，一見若蘭閉目垂簾，關心過切，祇當勉強矜持，不特不敢疏忽，反更愁慮。妖道呼侗連用邪法不曾收效，又見李厚用解體分身之法破解，心中恨極。以爲二人是夫妻，又貪若蘭美貌，想令男的早死，以遂淫邪妄念。明知無效，仍將邪法相繼發動。這一來，李厚卻喫了大苦，每當邪法施展一次，李厚定必用刀自殘，四肢殆盡，祇剩一手和半截身子，在寶光防護之下，懸身空中，通體鮮血淋漓，慘不忍睹。到了最末一日，若蘭偶然開眼，望見李厚這等慘狀，老大不忍，心中一酸。方要含淚開口，李厚見若蘭看見，神情越發悲壯，忽然搶先說道：「我因邪法厲害，惟恐蘭妹有失，不敢早去，在此忍苦支持。依我計算，已有五日，照着以前觀察，救兵必定快到。我也實在忍受不住，與其忍痛捱苦，轉不如和妖道拼上一下，至少也將此間禁制破去，使來人容易找到。蘭妹如果念我癡心苦志，勿忘前言，千萬保重，鎮定心神，以待救援。來生再圖聚首，我去也！」

這時邪法更加厲害，若蘭如似先前那樣澄心定慮，也可無事。這一開眼，見此慘狀，越想越覺對他不起，心神略分，邪魔已隨毒煙乘虛來襲，眼看危機將臨，若蘭還不知道。一見李厚辭色悲壯，知將兵解，心中又急又痛，深悔以前對他不該過於冷淡。方在哭喊：「厚哥慢走，我有話說。」猛覺心旌又在搖搖欲動，剛道不妙，李厚也說到末句，將手一指，所有護身法寶齊朝若蘭飛來，附在青光之外。同時回刀朝胸前微微一點，祇聽吧的一聲巨震，紅光猛現，血肉紛飛，全身炸成粉碎。當時滿洞俱是大小血光，一團團紛紛爆炸，霹靂之聲宛如連珠。若蘭身外環繞的粉紅煙光全被血焰震散消滅，連四外洞壁也被震塌，現出外面廣場。若蘭心神立定，知道李厚已經以身殉情。正在留意查看元神

所在，忽聽朱文傳聲相喚。又見廣場上妖人師徒似因此舉出於意外，現出手忙腳亂之狀。若蘭心中驚喜，忙用傳聲回答：「我在這裏，姊姊快來！」話剛出口，呼侗旁坐還有一個同黨妖婦，本與妖人對談，一見變生倉猝，口說：「峨眉門下同黨衆多，最易求援，還不快將賤婢用禁法隔斷？」話未說完，將手一搖，立飛起一片黃光，將若蘭全身罩住。再聽上面，便無聲息。

呼侗因見邪煙雖被破去，男的已死，剩下美女一人，必可到手。心中打着如意算盤，急於快意，便以全力施爲，大片妖光邪霧，似山崩潮涌一般，齊朝若蘭壓去。一面厲聲大喝：「無知賤婢，你那情人已死，再不見機降順，照樣難逃我手。從此被我法力禁制，永受痛苦，和這些民女一樣，終日昏迷，聽我擺佈，等你元陰盡失，立受煉魂之慘。你當我那玄牝陰陽神魔，豈是幾件法寶所能抵禦的麼？」隨說，雙臂一振，全身衣服立時精光，在一片粉光環繞之下，赤身飛來，形態萬分醜惡。若蘭深知妖人淫兇，先因李厚乃左道中能手，恐行法時受傷，還有顧忌，不敢以身來拼。心想：「現在妖人施展全力，必不能當。朱文傳聲忽被隔斷，不知能否深入來援？」又聽旁立妖婦笑道：「呼道友，賤婢劍光強烈，你一人恐難如願，我助你成功如何？」說罷，喜滋滋也把雙臂一振，通體赤裸，現出一身雪也似白的嬌軀，相繼飛來，神情越發淫蕩。眼看二惡相合，危機一瞬，心正愁急，忽聽山石自內炸裂，轟隆之聲不斷，夾着一連串的雷火之聲，由遠而近，似自洞頂西北角斜射下來，晃眼已經臨近。男女妖人正在耀武揚威，做出許多醜惡之態，快要摟抱在一起，聞聲驚顧，女的首喊：「道兄留意！」伸手一招，那先脫下來的衣服，剛朝身前飛到，又用手一揚，一片黃光也剛飛起。祇聽轟隆一聲，洞頂崩裂一條大縫，碎石紛飛中，人還未到，一道極強烈的金霞已斜射下來，照得全洞都是金光，邪法立破。

妖婦看出來勢厲害，那片黃光支持不住，驚慌忙亂中，待取法寶迎敵，又想抽空逃遁，已是無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道三環朱虹先由身側小洞中電射而來，精芒四射，耀目難睜，未等妖婦施爲，黃光已被衝破。妖婦喊聲：「不好！」瞥見呼侗已化爲一片妖光，隱形遁走。妖徒被石縫中飛來的一道青光殺死。妖婦不由大喫一驚，剛縱遁光逃出圈外，同時瞥見來人現身，當頭一個紅衣少女，左手持着寶鏡，右手發出豆大一粒紫光。也未看清是何法寶，更不知敵人因忿妖人逃走，拼捨一粒霹靂子，想將妖人遁光擊散，現出原形，好使伏誅。百忙中以爲那地方偏向一旁，不在鏡光所照之處，又是同黨逃的一面，正可隨同逃生，不由上了大當。妖婦還未追上妖人，震天價一個大霹靂，紫光已經爆發，滿洞金紫光華互相電閃，雷火橫飛中，連聲都未出，形神皆滅。上下四外的山石一齊崩塌，當時震裂了百餘丈方圓一片。幸虧林寒由後趕到，見朱文妄用霹靂子，忘了人在江心山腹之下，恐將龜山震塌，傷害上面生靈，一面喝止，一面揚手飛出一片祥霞，護住

四外，將震勢止住。否則乾天一元霹靂子威力極大，尚不止此。就這樣，仍是石破天驚，頂壁全塌，大小山石沙礫，滿洞激射橫飛，宛如雨雹。衆人如非有寶光、飛劍防身，照樣也禁不住。如換常人，早被打成肉泥了。洞在江底，洞壁震坍以後，邪法破去大半，水道也有兩處震破，山泉江水立似銀蟒急躥，由裂口中噴射出來。

呼侗剛剛隱形飛遁，待尋出口逃走，萬不料敵人如此厲害。霹靂子神雷炸處，雖然未被打中，妖遁首被震散，身形立現，不由亡魂皆冒。恰巧身側便是一條洞徑，不顧再尋小洞。慌不迭化成一道灰色妖光，往洞中竄去。因覺敵人來勢奇猛，空有一身邪法，不及施爲，門徒同黨全死，邪法異寶毀去大半，急怒交加，心驚膽寒之下，仍想報復。仗着洞徑密如蛛網，祇一心逃往隱祕之處，立下毒手，與之一拼。哪知那三環朱虹，正是雲紫綃所施。因被邪法連困數日，妖人見她美秀絕倫，幾番下手。無如紫綃根骨較厚，雖然年紀最輕，用功勤奮；又得師長愛憐，傳以太清仙法；再經鄭八姑近年監督指教，定力竟在若蘭之上。她那三陽一氣劍，又是前古奇珍，一經與身相合，萬邪不侵。妖人連用邪法，絲毫未受搖動，故改向若蘭一人進攻。紫綃從未喫過這等虧，早就恨極，正在無計可施，朱文、林寒忽然飛到。天遁鏡寶光到處，恰巧掃中紫綃被困之處，邪法一破，立時衝出。實是想朝妖人衝去，祇由妖婦身側飛過，無意中將黃光破去；否則，妖婦早爲飛劍所誅，還不至於死在神雷之下，形神俱滅了。紫綃瞥見呼侗隱形遁走，方在氣忿，向前急追，神雷忽震，妖人隱形立破。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首先一縱遁光急追過去。

這裏朱文、若蘭方要跟蹤追趕，林寒忙說：「無須。」朱文接口道：「雲師妹年幼膽大，妖人埋伏甚多，邪法也頗厲害，如何令其窮追涉險？萬一有失，如何是好？」林寒道：「來時，我和莊師弟早有安排，妖人一會兒還要退回原處，或在洞口伏誅。雲師妹飛劍神奇，便有埋伏，也難侵害。此洞已被神雷震塌，山腹太空，年歲一久，稍遇震動，便要崩塌傷人。必須我們三人合力行法，將洞壁和沿途裂口填滿，或加禁制，纔免後患。可惜晚到一步，事前忘了囑咐，朱師妹這一雷，連妖人所攝民女也全震死。雖然她們本質已虧，元神盡失，出去也活不長，終是可憐。愚兄口直，霹靂子威力太大，並且爲數無多，用一粒少一粒，妄費也實可惜呢。」朱文因林寒恂恂儒雅，人最溫和，遇事竟會這等剛直。自己素性好勝，受人數說，尚是初次，老大不是意思。面上一紅，方要開口，見林寒話雖溫和，面上仍帶怒容。心想：「對方義正詞嚴，言婉而諷。本門家法，同門不論男女，祇要犯規條，均可指責糾正，何況又是師兄。自己委實粗心，也有不對之處。」不便再說，祇得勉強賠笑道：「妹子實是粗心，以後必定留意。」林寒方轉笑容道：「我已看過，誤殺諸女多半淫賤孽重。內中還有三個甘心附邪的，當師妹初到時，曾和妖徒同用邪法圖逃，殺之無虧。祇有一女爲邪法所制，如能救出，尚能活上些時。既能

從諫如流，事已過去。但是師妹雙眉煞氣甚重，還須留意纔好。」朱文心雖不快，不便多言。若蘭隨說李厚殉情經過。祇元神不知何往，洞中邪法重重，爲時不久，必難逃出，恐爲神雷所傷，方在代他愁急。林寒竟如未聞，祇管行法封閉洞穴。二女一邊問答，也在一旁相助，方覺林寒表面溫和忠厚，性情似嫌剛直。忽聽莊易傳聲急呼：「留神妖人逃走，祇剩一條水道了。」這時，所有裂口均被三人相繼行法，用崩墜的碎石堵塞封禁，祇剩來路裂口和一個三尺方圓的水洞，山泉正由裏面向外狂噴。朱文本想將其封閉，喫林寒搖手止住，說是還有用處。朱文當他恃強，剛賭氣走開，便聽莊易傳聲。林寒似取一物朝水洞中擲去，緊跟着飛向二女身旁，低喝：「隨我隱身，且等妖人自行落網。」說完行法。三人身纔隱起，便見一道灰白色的妖光，裹着一個二三尺長的小人，身上附着一條同樣大小的血人影子，身後追着幾蓬銀色飛針，狼狽逃來，其疾如箭，閃得一閃，便往左近洞壁上拳頭大的小洞中竄去。若蘭看出那血影正是李厚元神，纔知李厚真個情癡，死後元神還不捨逃走。必是守在一旁，發現男女妖人邪法夾攻，又未聽出朱文傳聲，不知來了救星，竟拼與敵同歸於盡，施展前師所傳最陰毒的附形邪法，把元神化成一條血影，緊附妖人身上，以防救兵不到，心上人遭了毒手。這類邪法一經施爲，便如影附形，非將敵人元神消滅，不能並立，也難脫身。若蘭見狀大驚，惟恐林寒法寶厲害，玉石俱焚，忙喊：「林師兄，這血影便是爲我而死的友好，雖是旁門，已早改邪歸正，望祈留意，不要傷他。」說時，那幾蓬銀針已合在一起，朝小洞中追去。跟着，便聽壁內慘叫之聲，上下往來，時近時遠，好似妖魂順着水道通路逃遁，爲法寶所傷，痛苦慘叫情景。

若蘭因林寒聞言未答，方代李厚擔心，又無法往援，急得手拉朱文，直喊：「姊姊，你知道他的，快和林師兄說一說，不要連他一齊消滅。」朱文因覺林寒爲人方正，看去溫和，不易說話，李厚所用附形邪法又甚陰毒，難免不被誤會，何況先前曾遭他的指責；若蘭又在情急流淚，滿臉驚惶。朱文正在爲難，紫綃忽由別洞飛出，見面便說：「妖人邪法真兇，我追出不遠，幾乎又被困住。不知怎的，身上會現出一條血影。先還當是又施毒手，不料妖人面容慘痛，竟收妖光逃走。喫莊師兄玄龜劍先斷一臂，我又用飛劍追上一絞，當時殺死，元神卻被逃去。那血影也附在他的身上。隨聽莊師兄令我速回原處，妖魂決逃不脫。你們爲何隱形在此？」朱文見紫綃一到，便被林寒隱去身形，連語聲也被禁法隔斷。方覺妖人已死，出口封閉，萬難逃走，何必如此小心？猛瞥見兩魂在大蓬飛針追射之下，由水洞中飛將出來。林寒把手一指，立有五座長僅七尺的旗門突然出現，凌空而立，四面煙雲環繞，光影明滅，閃變不停。妖人出時，飛得更快，看來意似往左邊頂上小洞斜射過去。旗門正擋去路，後面飛針追得又緊，飛遁神速。等到穿入旗門，方似警覺，想逃已是無路。在陣中穿梭也似往來馳逐了一陣，每經一座旗門，必有各色

火花引發。等把五座旗門穿完，轟的一聲，五門五色火花一齊融合，合成一幢五彩金光烈火，將妖人圍在當中。跟着，風雷之聲殷殷大作，匯成一片繁音，空洞回聲甚是震耳。血影依然緊附妖魂身後，看去也是狼狽異常。無如雙方合爲一體，分解不開。

眼看危急，若蘭自更驚惶，連喊：「師兄，手下留情！」林寒未理。若蘭一時情急過甚，想起李厚爲她而死，焉能坐視不救？林師兄分明見他使用邪法，疑是妖人，不肯寬容。不如衝入陣內，犯險相救，好歹也報答他一點情意。心念一動，更不商量，冷不防身劍合一，猛朝旗門之中衝去。這時妖魂已快被那五行神火消滅殆盡。血影也由濃而淡，成了一條黑影，在內苦掙。若蘭方覺旗門之內並無阻力，那火也不燒人，未容尋思，倏地一道金光，由身後飛射過來，五色火光也一閃即滅，祇剩一條黑影浮空而立，好似疲憊不堪神氣。若蘭自是心痛，欲以本身真氣助其復原，忙收青靈劍迎將上去。那黑影也緩緩撲上身來。偏頭一看，法寶、飛針全收，妖魂祇剩一些殘煙淡影，已被遁光裹住，連閃幾閃，便自消滅。

林寒道：「二位師妹休得見怪。我與莊師弟前遇淩真人和猿長老，早奉密令。說李道友之師與淩真人本來相識，兵解以前說：『貧道雖是旁門，無甚惡行，此次轉劫，便歸正教，投在峨眉派門下。門徒李厚本是美質，誤被貧道收來，歸入旁門，將來棄邪歸正並非無望，祇是尚有一段孽緣未了。女的也是我的門下，將來同拜妙一真人爲師。如無人爲之解脫，情孽糾纏，必致兩誤。縱令貧道轉世，不昧夙因，也無此法力爲之化解。敬求真人開恩，到時救助，感恩不盡。』真人曾經許諾，爲此向愚兄指示機宜，命我依言行事，並賜五行旗門。先用猿長老飛針封閉出口，等妖魂情急，準備拼命，以全力攻破泉眼，裂山而逃時，再行下手。本來無須如此，因李厚情癡太甚，元神緊附妖魂之上，如不解開，非但不能脫身，終於兩敗。並且所用邪法陰毒太甚，不能害人，反害自己。必須將那血焰妖光用五行神火煉盡，妖魂也恰在此時快要消滅，再行分解，方可轉世。否則，將來必要墮入邪魔一道，決無幸理，並還是若蘭師妹一個大害。爲此纔將他一齊困入旗門之內，便不救他，也必無事，實非故作不情，還望二位師妹原諒纔好。」